

香格里拉的松茸猎人

本报记者 王淑娟

寻找松茸的山路狭窄，旁边河流湍急。 本报通讯员 刘浩 摄



车辆驶出香格里拉两个小时，转过一道弯，来到高山垭口，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翁水村村委会主任格勒益西下车，眺望远方。他望着远处山脊上的翁水村，心里默念：希望高山保佑村民平安，让今年大家靠松茸也能过上好生活。

捡松茸是件苦差事，在翁水村，家家户户都要在松茸季捡拾松茸挣钱，不管跋涉海拔4000米的山林，还是找寻宝藏一般的“秘密基地”，当地人都不在话下，是名副其实的松茸“猎人”。

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松茸的收购价格持续上升，每公斤从几分钱、几毛钱，一直涨到现在的上百元。翁水村村民也从过去拉着车到处找人收购，到现在在家门口坐等收货的商家上门竞价收购。

最近两年，翁水村迎来了很多跋山涉水而来的拼多多商家。他们的到来，不仅让翁水村的松茸成为全国性的商品，也让当地人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见和尊重。

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，头部松茸店铺日均数万粉丝，自7月以来，松茸的销售量每天都在增加，增长趋势预计会持续至9月。

2023年7月，在香格里拉第二届“松茸节”上，当地发布了国内首部以“松茸”为主题的行业白皮书《香格里拉松茸保护与利用白皮书》，其中包含了秉持松茸可持续发展理念、香格里拉松茸的保护等内容。

松茸市场热度的持续上升，让云南各地格外关注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的问题，不断加强松茸资源保护宣传，规范松茸采集收购及贸易管理，促进松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在翁水村，不管是布告栏，还是口头宣传，松茸“猎人”都被一遍遍地叮嘱，童叟、开伞菌不能采，不能破坏菌丝，不能破坏生态，要始终对大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。

在翁水村，全村192户人家1000多名村民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身体状况允许，每年7月上旬的一场雨之后，大家都会上山捡松茸。

捡松茸是个争分夺秒的体力活。凌晨4时甚至更早，翁水村已苏醒，大家纷纷开始上山。熟睡的人也会被摩托车的轰鸣声吵醒，继而醒来的是内心的声音：“啊，我要起床捡松茸了。”在翁水村，懒惰是要被取笑的。过了早上6点再上山的人，连大路都不好意思走。

尽管是盛夏，凌晨依然寒风刺骨，坐在疾驰的摩托车上，风吹得膝盖生疼。帽子、厚外套、雨衣和防滑胶鞋是必需的，老人还会在小腿上绑一圈圈绷带。背包里装着一天的干粮：糌粑、饵块、压缩饼干和矿泉水。翁水村人也爱喝可口可乐，他们说它可以补充能量。

一根一头尖尖的半人高竹竿是挖松茸必需的工具，它还能充当登山杖。当松茸出现时，松茸“猎人”会将竹竿用力插进周围的土壤，再慢慢撬起，确保松茸完整无缺。最后，还会用周围的土和枝叶将留下的坑洞掩埋好，几天后，这里还会长出新的松茸。

海拔越高的松茸品质越好，但捡拾

难度也越大。有些家庭会午夜12点出发，爬到中午12点钟才到达松茸捡拾点，这里的海拔已经在4000米以上。吃点儿东西稍事休息，村民们便开始埋头寻找松茸。晚上，村民会在山上放牧人的木屋生火休息，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背着松茸下山。

上山的夜路昏暗、崎岖，很多人会结伴而行，互相壮胆。上山之后大家便四散开来，各找各的。有些人要经过峡谷，路面只有一辆摩托车的宽距，既要警惕山上的滑坡碎石，又要注意别掉入旁边湍急的翁水河。

一位女高中毕业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次，她的妈妈上山采松茸时因脚下路太陡，滑倒滚落在水里，昏迷不醒。幸好被村里人发现，送去医院，捡回一条命。

山上还有危险的野生动物，比如黑熊。有人曾因捡松茸太过投入，没有发现正在逼近的黑熊，被熊一掌拍昏，生死未知。

前几年，翁水村在松茸捡拾之前会封山三天。结果，开山时罕见发生拥堵，由于担心自己的“秘密基地”被别人发现，村民们会从山脚小跑着上山。

次成今年41岁，以前在外做木匠，

也在香格里拉给工地开过车。这几年，他回到家乡捡松茸。他没有女人细心，也不想一直弯腰低头拼命盯着地面，所以收获一般。隔了两天，他背着干粮去了更远更高的山上，他说，在那里不用弯腰就能发现破土而出的松茸。

女子的体力不如男人，所以她们会在村子周边的山上来回寻找。次里拉姆今年38岁，身形瘦小但精力充沛，从10岁开始，她每年都要在三座山上来回寻找松茸。

通常，在松树和栎树的根部才能找到松茸。松树种类很多，那些树干更细、颜色更暗，看起来更柔软、松果非常小的松树才有。拉姆有时爬一二百米就开始寻找，有时要爬半个小时。在没有松茸的路上，村民用力留下爬山的脚印，但开始找松茸时，脚印消失了。大家分散开来，动作很轻，也无人发出声响。

平时，拉姆要一直弯腰仔细观察针叶堆里的凸起，或者地上有没有裂痕，要不时蹲下去触摸。松茸隐藏得很好，紧盯着路面看过去可能会错过。“眼睛要放松”，拉姆说的“放松”，好像需要多年经验。

“不能直直地沿着一条路找，要走曲线，到处伸手去探。节奏要把握好，一

块地方找不到就赶紧往山上走了，不要泄气地停留。”拉姆更喜欢雨天，那时松茸的颜色很容易和掉落的针叶分开，但雨天路滑，又是另一番挑战。

每天找到的松茸有多有少，拉姆对此心态放得很平，“捡得多说明这天的财运好，捡得少就是财运不好呗。”收获最多时，她从山上背下快20斤松茸。

并非人人都是捡松茸的高手，高手大多有自己的“秘密基地”，是众人跟踪和效仿的对象。

“秘密基地”就是松茸成堆生长的一小片区域，多的时候可以挖出十几朵。为了不被别人发现，“秘密基地”要自然地隐入环境中，周围不能有任何被踩踏的痕迹。

能遇到“秘密基地”是运气，在茫茫大山上，记住位置又靠本事。拉姆会先看看“秘密基地”在两条路中间的大致位置，再来回走上两三遍。偶尔，她会抬头看看周围有没有有特征的树，有些人还会在树干上刻符号标记，但又要小心避开“秘密基地”周围。

就算是一家人，对“秘密基地”的位置也讳莫如深。但等到老一辈爬不动了，“秘密基地”会像遗产一样传承给下一辈。



中午，翁水村人采摘松茸间隙，在山上聚在一起吃饭歇息。 本报通讯员 刘浩 摄



松茸埋在松针和土壤里，需要用尖锐的工具慢慢撬起。 本报通讯员 刘浩 摄

五年才换来一次破土而出

云南有900多种野生食用菌，占全国种类的90%、全球种类的36%。

菌子独特的美味让很多人欲罢不能。野生食用菌不易保存，更不宜长途运输，所以，要品尝菌子的美味，最好是亲自来到云南当地。

松茸就像一张云南野生菌的名片。20世纪80年代，松茸名声渐起，首先是销往日本。通过冷库和冷链的“加持”，松茸可以保鲜约5天。多名云南松茸供应商回忆，那时做松茸出口生意的收入很可观，有时“一晚就能挣到一套房”。

日本商人来到云南后，翁水村所有人都背上竹篓上山捡拾松茸，但他们不知

道松茸从何而来，为何能长在自己家乡附近，又因何被日本人青睐。在此之前，云南人不会采摘松茸食用，而是任由它们烂在森林里。翁水村老人甚至形容松茸闻着臭，形状像鸡枞，称其为“臭鸡枞”。

松茸是一种与某些树木关联的地下真菌的子实体，使宿主树木能够在腐殖质匮乏的贫瘠土壤中共生，反过来，它们也受到树木滋养，形成共生。所以，作为野生菌的松茸无法被人工养殖。

通常，松茸生长在海拔2000至4000米的高原上。从孢子生长为一颗合格的松茸童茸，需要3至5年。这意味

着，当人们能够看到地面上的松茸时，它已在地下默默生长了5年甚至更长时间。这期间，如果养分不足，雨水和光照不足，三分之一的松茸会被淘汰。剩下的松茸如果遭遇连续3天以上土壤温度高于23摄氏度，也会停止生长。

就算躲过“天灾”，半数的松茸还要面临虫子的啃噬。翁水村人说海拔越高，虫子越少，松茸的质量越好，具体表现为“同样大小的松茸，海拔高的比海拔低的要重很多”。

捡拾松茸的活动延续至今。格勒益西说，翁水村有600平方公里林地面积，其中一半以上都有松茸生长。他没有评

估过每座山上松茸的产值，但他估算，全村90%的经济来源是松茸。

格勒益西深知松茸珍贵，每年松茸采摘季节，他会多次挨家挨户告诉村民要保护好松茸的生长环境，不要乱砍伐树木，也不要采摘童茸。他的开场白通常是：“在松茸出土前，它已经生长了五六年的时间了，多么漫长，多不容易呀。”

2008年以后，松茸生意从出口向国内市场转移。现在，在云南最大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，香格里拉的松茸是最昂贵的野生菌之一。品相好的松茸，湿润、壮硕，有成年人手掌那么大，一斤价格从1000元到1500元不等。

竞价排名不能让老乡失望

护优先区域中的先行示范区。

格勒益西讲完话坐定，昌贡组组长抽出6张数字不同的扑克牌，打乱顺序后反扣在桌上。收购商各自上前抽牌后，村民们马上围了上来，报价开始了。

抽到大数字的收购商最先报价，从大到小依次竞价，差价得是5的倍数。

竞价过程非常快速，每天交易一般会去6个老板，过程不超过5分钟。

念扎拿到方块6，一个比较中间的数字。拿到数字10的老板最先开始以公斤报价：160元。周围人纷纷鼓掌。气氛很重要，鼓舞人心的掌声、赞许的目光，还有不想在父老乡亲面前丢脸的心态，很容易让老板们投入这场竞价之中。

160元，已经是目前很高的收购价格了。7月下旬松茸季开始，最初收购价每公斤300元，但每天都在降。念扎想不如

今天算了，一会儿去别的组看看。但昌贡组的乡亲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们还会将每天采摘的松茸，表面擦得干干净净，保持松茸独特的香气，质量是村里最好的。

当组主任念到“6”时，念扎举手加了10元，又是一阵欢呼声和掌声。最后，翁水村昌贡组交易价格定格在每公斤170元。

剩下的就是按照门牌号收购各家松茸。每家每户从鼓鼓囊囊的背包中小心翼翼地掏出装满松茸的塑料袋，轻轻放在秤上，一手交现金一手交货。

拿到现金的满足直观而扎实，谁当天松茸找得多，谁就是家里的功臣。等在家里的长辈已经早早烧好火炉，做好饭菜。下山后，松茸“猎人”换上舒服的棉拖鞋，围着火炉，边取暖边吃热饭，佐着酥油茶，老人还会吸一口鼻烟。

有一种养育叫松茸

每天能发出200多单松茸，高峰期能达到500单。他还为平台的其他松茸店铺开展代发业务。今年，余浩将翁水村的松茸介绍给了更多拼多多店铺老板。他们和念扎合作，在8月上旬，每天从翁水村收购的松茸达到了200公斤左右。

因此，格勒益西看到了更多希望：“外界的老板直接来到翁水村，其实对村民的收入是更有好处的。”

货源、物流和运营，农产品上行的这三驾马车，随着基础设施的快速普及，物流已不是障碍；而拼多多等平台的出现，运营的门槛和难度也不断降低；于是，老板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真正源头好货的开发和把关上。谁能够掌握源源不断的优质货源，平台的补贴扶持资源就会向谁倾斜，然后沿着这个通道流向消费者与农户。

次成说，每年松茸换的钱，可以支持女儿次里央宗在香格里拉每年三四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今年18岁的次里央宗将要去昆明读大学。

采摘松茸危险而辛苦，像次里央



拼多多商家正在冷库打包松茸。 本报通讯员 杨宛 摄